

·论著·

父母温暖和拒绝对高中生非自杀性自伤行为的影响

唐正华^{1,2}, 房茂胜³

作者单位
1. 中国地质大学
(武汉)教育研究院
心理学系
武汉 430074
2. 中国地质大学心
理科学与健康研究
中心
武汉 430074
3. 武汉市精神卫生
中心
武汉 430074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No. 81771445)
收稿日期
2023-01-30
通讯作者
房茂胜
fangmaosheng2006
@163.com

摘要 目的:探讨父母温暖和拒绝对高中生非自杀性自伤行为(NSSI)的影响。方法:选取454例高中生,采用简式父母教养方式问卷中文版(s-EMBU-c)、青少年非自杀性自伤行为评定问卷(ANSAQ)、修订版青少年依恋问卷(IPPA-R)、自我概念与同一性量表(SCIM)和医院焦虑抑郁量表(HADS)进行施测。结果:非自杀性自伤行为总检出率为22.7%,非自杀性自伤检出率在是否独生子女($\chi^2=21.19, P<0.001$)和家庭居住地($\chi^2=13.04, P<0.001$)方面有显著性差异,同伴依恋和同一性形成在父母温暖和拒绝与非自杀性自伤中的链式中介效应显著。结论:父母温暖和拒绝既能直接影响高中生非自杀性自伤行为,又能通过同伴依恋和同一性形成的链式中介作用影响非自杀性自伤行为。
关键词 父母温暖;父母拒绝;同伴依恋;同一性形成;非自杀性自伤
中图分类号 R741;R749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16780/j.cnki.sjssgncj.20230049
本文引用格式:唐正华, 房茂胜. 父母温暖和拒绝对高中生非自杀性自伤行为的影响[J]. 神经损伤与功能重建, 2023, 18(3): 140-144.

Effects of Parental Warmth and Rejection on Non-Suicidal Self-Injury in High School Students TANG Zheng-hua^{1,2}, FANG Mao-sheng³. 1.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Institute of Education, China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s, Wuhan 430074, China; 2. Research Center for Psychological and Health Sciences, Wuhan 430074, China; 3. Wuhan Mental Health Center, Wuhan 430074,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s of parental warmth or rejection on non-suicidal self-injury (NSSI) in high school students. **Methods:** A total of 454 high school students were enrolled. The Short-Egna Minnen av Barndoms Uppfostran (s-EMBU-c), Adolescent Non-suicidal Self-injury Assessment Questionnaire (ANSAQ), Revised Inventory of Parent and Peer Attachment (IPPA-R), Self-Concept and Identity Measure (SCIM), and Hospital Anxiety and Depression Scale (HADS) were administered. **Results:** The overall detection rate of non-suicidal self-injury was 22.7%. There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detection rate of non-suicidal self-injury in terms of only-child status ($\chi^2=21.19, P<0.001$) and family residence ($\chi^2=13.04, P<0.001$). Peer attachment and identity formation exerted a mediating effec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ental warmth or rejection and non-suicidal self-injury. **Conclusion:** Parental warmth and rejection can affect non-suicidal self-injury in high school students both directly and through the chain-mediating effects of peer attachment and identity formation.
Keywords parental warmth; parental rejection; peer attachment; identity formation; non-suicidal self-injury

非自杀性自伤(Non-suicidal Self-injury, NSSI)是指不以自杀为目的,直接、故意、反复损伤自己身体组织的行为^[1]。青少年时期是个体身心快速发展的重要阶段,也是情绪波动大、容易做出极端行为的阶段^[2],中国青少年非自杀性自伤的检出率为21.9%^[3]。父母教养方式与青少年非自杀性自伤行为显著相关^[4],父母温暖和拒绝作为父母教养行为中积极和消极维度的重要指标,得到众多研究者关注^[5]。个体早期的依恋对象主要是父母,到了青春期,同伴成为青少年重要的依恋对象。青春期是一个过渡期,是同一性形成的关键人生阶段。同时,同伴关系已被证实影响青少年同一性形成的结果^[6]。然而,以往研究较多单独考察父母教养方式

对自伤行为的影响,鲜有研究通过同伴依恋和同一性形成探讨父母温暖和拒绝对非自杀性自伤行为的路径进行探讨。因此,本研究通过对高中生自伤行为现状进行调查,从教养的积极和消极维度探讨父母温暖和拒绝与非自杀性自伤行为间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同伴依恋和同一性形成的链式中介作用,从而为青少年自伤行为的预防、发现、干预和治疗提供有针对性的帮助。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采用方便取样法,通过网络平台招募被试,共512例高中生完成了在线问卷,剔除无效问卷后,获得有效问卷454份,有效

应答率88.67%。其中,男生209例,女生245例;高一166例,高二168例,高三120例;独生子女101例,非独生子女353例;农村48例,城镇78例,城市328例;平均年龄(17.21±1.22)岁。

1.2 方法

采用自编基本信息调查表、简式父母教养方式问卷中文版(Short-Egna Minnen av Bardoms Uppfostran, s-EMBU-c)、青少年非自杀性自伤行为评定问卷(Adolescent Non-suicidal Self-injury Assessment Questionnaire, ANSAQ)、修订版青少年依恋问卷(Revised Inventory of Parent and Peer Attachment, IPPA-R)、自我概念与同一性量表(Self-concept and Identity Measure, SCIM)、医院焦虑抑郁量表(Hospital anxiety and depression scale, HADS)评估受试者。自编基本信息调查表包括性别、年龄、年级、是否独生子女、家庭居住地。

s-EMBU-c由蒋奖等^[7]修订,共42题,父亲版和母亲版分别21个条目,分为3个维度:过度保护(8个条目)、情感温暖(7个条目)和拒绝否认(6个条目),本研究主要关注情感温暖和拒绝否认这两个分量表。该量表采用4点计分,从1(从不)到4(总是),将个体在父亲版和母亲版上的得分求平均数代表在父母上的得分。得分越高表明父母越倾向采用该类型的教养方式。父亲温暖维度 α 系数为0.79,拒绝维度 α 系数为0.74,母亲温暖维度 α 系数为0.76,拒绝维度 α 系数为0.65。

ANSAQ由万宇辉等^[8]编制,分为行为问卷和功能问卷,本研究只使用行为问卷。行为问卷共12个条目,分为2个维度:无明显组织损伤的自伤行为(7个条目)和有明显组织损伤的自伤行为(5个条目)。采用5点计分,从0(没有)到4(总是)。问卷得分越高,表明自伤行为越严重。在本研究中,该行为问卷 α 系数为0.92,无明显组织损伤维度 α 系数为0.87,有明显损伤维度 α 系数为0.89。

IPPA-R由张迎黎等^[9]修订,本研究只使用同伴依恋量表,共25个条目,分为3个维度:信任(10个条目)、沟通(8个条目)和疏远(7个条目)。该量表采用5点计分,从1(从不)到5(总是),其中信任维度加上沟通维度减去疏离维度即是依恋质量的整体状况。得分越高,依恋质量越好。在本研究中,同伴依恋量表 α 系数为0.72,疏离维度 α 系数为0.70,信任维度 α 系数为0.86,沟通维度 α 系数为0.83。

SCIM由Kaufman等^[10]编制,共27个条目,分为3个维度:同一性缺乏(6个条目)、同一性混乱(11个条

目)和同一性整合(10个条目)。该量表采用7点计分,从1(非常反对)到7(非常同意),计算总分时,同一性整合维度条目反向计分。得分越高,表明个体同一性形成问题越严重。在本研究中,该量表 α 系数为0.87,同一性缺乏维度 α 系数为0.87,同一性混乱维度 α 系数为0.78,同一性整合维度 α 系数为0.71。

本研究只使用HADS的抑郁量表^[11],共7个条目,采用4点计分,从0分到3分不等。得分越高,表明个体抑郁程度越严重。在本研究中,抑郁量表 α 系数为0.88。

1.3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 26.0软件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描述性统计、 χ^2 检验和Pearson相关分析,采用SPSS宏程序Process 3.5进行中介效应检验。

2 结果

2.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本研究采用Harman单因素法检验收集到的数据是否存在共同方法偏差,将所有变量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共提取28个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第一个因子总方差解释率为15.30%,低于40%的临界值,因此本研究中共同方法偏差不明显。

2.2 高中生非自杀性自伤检出情况

结果显示,有无非自杀性自伤行为在性别和年级上没有差异,在是否独生子女和家庭居住地上有显著差异,且独生子女非自杀性自伤行为检出率显著高于非独生子女($\chi^2=21.19, P<0.001$),农村和城镇显著高于城市($\chi^2=13.04, P<0.001$),见表1。

2.3 父母温暖和拒绝、同伴依恋、同一性形成、非自杀性自伤、抑郁间的相关分析

相关分析结果表明,父母温暖与同伴依恋呈显著正相关($P<0.01$),与同一性形成、非自杀性自伤和抑郁两两之间呈显著负相关($P<0.01$);父母拒绝与同伴依恋呈显著负相关($P<0.01$),与同一性形成、非自杀性自伤和抑郁两两之间均呈显著正相关($P<0.01$),见表2。

2.4 父母温暖和拒绝、同伴依恋、同一性形成、非自杀性自伤、抑郁间的中介效应检验

使用SPSS 26.0宏程序PROCESS 3.5进行中介效应分析。将性别、年级、是否独生子女、家庭居住地、抑郁作为控制变量,父母温暖和父母拒绝分别作为自变量,以非自杀性自伤为因变量,以同伴依恋和同一性形成成为链式中介变量,根据PROCESS程序中的Model 6

进行链式中介效应检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父母温暖和拒绝能显著预测非自杀性自伤,在加入同伴依恋和同一性形成后,父母温暖和拒绝依然能显著预测非自杀性自伤,表明同伴依恋、同一性形成在父母温暖和拒绝与非自杀性自伤之间起中介作用,见表3。

采用 *Bootstrap* 法重复抽样 5 000 次对中介效应进行检验,结果表明,父母温暖对非自杀性自伤的总效应

值为-0.903,直接效应值为-0.805,总中介效应值为-0.098。路径3的95%置信区间不包含0,表明路径3链式效应显著,效应量为4.87%。父母拒绝对非自杀性自伤的总效应值为1.731,直接效应值为1.165,总中介效应值为0.116。路径6的95%置信区间不包含0,表明路径6链式效应显著,效应量为1.21%,见表4。

表1 不同组别青少年非自杀性自伤行为检出率[例(%)]

人口学变量		例数	非自杀性自伤行为		χ^2 值	P值
			无	有		
性别	男	209(46.0)	153(73.2)	56(26.8)	3.72	0.054
	女	245(54.0)	198(80.8)	47(19.2)		
年级	高一	166(36.6)	130(78.3)	36(21.7)	1.51	0.471
	高二	168(37.0)	133(79.2)	35(20.8)		
	高三	120(26.4)	88(73.3)	32(26.7)		
是否独生子女	是	101(22.2)	61(60.4)	40(39.6)	21.19	0.001
	否	353(77.8)	290(82.2)	63(17.8)		
家庭居住地	农村	48(10.6)	32(66.7)	16(33.3)	13.04	0.001
	城镇	78(17.2)	51(65.4)	27(34.6)		
	城市	328(72.2)	268(81.7)	60(18.3)		

表2 各变量间的相关分析

变量	M±SD	父母温暖	父母拒绝	同伴依恋	同一性形成	非自杀性自伤	抑郁
父母温暖	24.28±3.01	1	-0.39 ^①	0.34 ^①	-0.22 ^①	-0.41 ^①	-0.19 ^①
父母否认	8.26±2.16	/	1	-0.24 ^①	0.26 ^①	0.55 ^①	0.17 ^①
同伴依恋	57.59±12.54	/	/	1	-0.42 ^①	-0.25 ^①	-0.23 ^①
同一性形成	44.04±14.04	/	/	/	1	0.27 ^①	0.27 ^①
非自杀性自伤	2.74±7.64	/	/	/	/	1	0.22 ^①
抑郁	5.40±4.57	/	/	/	/	/	1

注: ^①P<0.01

表3 链式中介模型各变量的回归分析

回归方程		整体拟合指数		回归系数显著性			
结果变量	预测变量	R	R ²	F	β	SE	t
非自杀性自伤	父母温暖	0.49	0.24	23.73	-0.90	0.11	-7.95 ^①
	同伴依恋	0.40	0.16	14.23	1.33	0.20	6.80 ^①
同一性形成	父母温暖	0.47	0.22	17.66	-0.33	0.32	-1.02
	同伴依恋				-0.59	0.07	-7.98 ^①
非自杀性自伤	父母温暖	0.52	0.27	20.28	-0.80	0.12	-6.83 ^①
	同伴依恋				-0.03	0.03	-0.92
	同一性形成				0.06	0.02	3.26 ^②
非自杀性自伤	父母拒绝	0.60	0.36	41.00	1.73	0.14	12.36 ^①
同伴依恋	父母拒绝	0.34	0.11	8.88	-1.10	0.27	-4.07 ^①
同一性形成	父母拒绝	0.48	0.23	19.56	1.41	0.42	3.39 ^①
	同伴依恋				-0.57	0.07	-8.01 ^①
非自杀性自伤	父母拒绝	0.61	0.37	32.76	1.62	0.14	11.29 ^①
	同伴依恋				-0.05	0.03	-1.73
	同一性形成				0.03	0.02	2.04 ^③

注: ^①P<0.001, ^②P<0.01, ^③P<0.05

表4 中介效应检验

自变量		效应值	Boot SE	95% CI	效应量
父母温暖	直接效应	−0.805	−0.817	[−1.256, −0.448]	89.15%
	路径1	−0.035	0.040	[−0.118, 0.041]	3.88%
	路径2	−0.019	0.019	[−0.059, 0.020]	2.10%
	路径3	−0.044	0.016	[−0.080, −0.018]	4.87%
	总中介效应	−0.098	0.042	[−0.184, −0.020]	10.85%
	总效应	−0.903	0.208	[−1.371, −0.551]	100%
父母拒绝	直接效应	1.615	0.351	[0.974, 2.336]	93.30%
	路径4	0.049	0.035	[−0.005, 0.117]	2.83%
	路径5	0.046	0.020	[0.010, 0.086]	2.66%
	路径6	0.021	0.010	[0.003, 0.043]	1.21%
	总中介效应	0.116	0.035	[0.047, 0.185]	6.70%
	总效应	1.731	0.344	[1.070, 2.422]	100%

注:路径1:父母温暖-同伴依恋-非自杀性自伤;路径2:父母温暖-同一性形成-非自杀性自伤;路径3:父母温暖-同伴依恋-同一性形成-非自杀性自伤;路径4:父母拒绝-同伴依恋-非自杀性自伤;路径5:父母拒绝-同一性形成-非自杀性自伤;路径6:父母拒绝-同伴依恋-同一性形成-非自杀性自伤

3 讨论

NSSI作为“进一步研究的条件”被列入《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5版^[12]后,受到众多研究者的关注。以往青少年自伤行为相关的研究大多聚焦于抑郁症患者^[13],且人际关系对自伤行为的影响的相关研究大多探讨亲子关系和同伴关系单独对自伤行为的影响^[14]。本研究在自伤的环境功能模型和边界功能模型^[15]视角下,以高中生为研究对象,排除抑郁等变量的影响后,同时将父母教养和同伴依恋纳入模型,探讨了父母温暖和拒绝与自伤行为的关系及作用机制。

本研究发现高中生非自杀性自伤行为检出率为22.7%,与以往研究的差异不大^[16]。本研究发现非自杀性自伤行为检出率的性别差异不显著,与陈芸莉等^[17]研究结果一致。在年级方面,本研究发现,不同年级的自伤行为检出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在是否独生子女方面,本研究发现独生子女自伤行为检出率高于非独生子女,与郭霜霜等^[18]的研究一致,其原因可能是在独生子女的焦虑、人际依赖和感知到的压力源显著高于非独生子女,而家庭成员的自尊和情感支持显著低于非独生子女,独生子女心理健康相关问题的发生率明显高于非独生子女^[19]。在家庭居住地方面,农村和城镇学生自伤行为的检出率显著高于城市,其主要原因可能是农村和城镇地区的高中生父母外出务工的人员较多,青少年较少得到来自家庭的支持,增加自伤的风险。

研究结果表明,父母温暖与同一性形成、非自杀性自伤行为呈负相关,父母拒绝与同一性形成、自杀性自伤行为呈正相关。证实了父母教养方式既是自伤行为的保护因素,也是自伤行为的重要预测因素^[20]。

本研究还发现同伴依恋和同一性形成在父母温暖和拒绝与非自杀性自伤行为之间起链式中介作用。父母教养方式作为亲子关系的重要指标,在个体发展中起着关键作用。父母温暖和拒绝不仅直接影响,而且通过同伴依恋和同一性形成的链式中介作用间接影响自伤行为。具体而言,感受到更多父母温暖的青少年更可能与同伴建立安全的依恋关系^[21],从而发展更高水平的同一性,并最终有利于减少青少年的自伤行为,感受到更多父母拒绝的青少年更可能与同伴建立不安全的依恋关系,因而同一性形成问题越严重,导致非自杀性自伤倾向更高^[22,23],证实了自伤的环境功能模型和边界功能模型^[15]。

综上所述,父母温暖和拒绝通过同伴依恋和同一性形成间接影响其自伤行为的发生。这在一定程度上扩展了自伤行为产生的机制,且对我国青少年自伤行为的现状也有研究的现实意义。呼吁社会关注周围环境对青少年自伤行为的影响,促进家长和学校对于家庭环境和同伴关系的积极建设,给青少年创造良好的成长环境,促进青少年同一性形成,从而为青少年自伤行为的预防、发现、干预和治疗提供有针对性的帮助。

本研究的局限性:本研究使用横截面设计,不能得出关于变量之间效应方向性的结论,未来应进行长期的纵向研究;本研究中采用二分法区分有无非自杀性自伤行为者,只要过去一年内有过1次自伤行为即视为非自杀性自伤行为者,检出率可能偏高,未来研究应把自伤行为与次数或严重程度相结合,使结果具有更高的效度。

参考文献

[1] Nock MK. Self-Injury[J]. Annu Revi Clin Psychol, 2010, 6: 339-363.
[2] 苏金花,何珊珊,张甲. 青少年期间非自杀性自伤行为的心理问题探究[J]. 心理月刊, 2022, 17: 182-184.
[3] 苟双玉,杜美杰,刘晓容,等. 中国青少年非自杀性自伤检出率的Meta分析[J]. 现代预防医学, 2023, 50: 263-271.
[4] 魏亚美,孙伟铭,董香丽,等. 非自杀性自伤行为青少年的家庭教养方式[J]. 国际精神病学杂志, 2021, 48: 793-794.
[5] 马云青,乔晓光,邢晓沛. 父母温暖和拒绝与学龄儿童违纪行为的关系:冷漠无情特质的调节作用[J].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22, 30: 139-143.
[6] Marion D, Laursen B, Zettergren P. Predicting Life Satisfaction During Middle Adulthood from Peer Relationships During Mid-Adolescence[J]. J Youth Adolesc, 2013, 42: 1299-1307.
[7] 蒋奖,鲁峥嵘,蒋蕊菁,等. 简式父母教养方式问卷中文版的初步修订[J]. 心理发展与教育, 2010, 26: 94-99.
[8] 万宇辉,刘婉,郝加虎,等. 青少年非自杀性自伤行为评定问卷的编制及其信效度评价[J]. 中国学校卫生, 2018, 39: 170-173.
[9] 张迎黎,张亚林,张迎新,等. 修订版青少年依恋问卷中文版在初中生中应用的信效度[J].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2011, 25: 66-70.
[10] Kaufman EA, Cundiff JM, Crowell SE. The Development, Factor Structure, and Validation of the Self-concept and Identity Measure (SCIM): A Self-Report Assessment of Clinical Identity Disturbance[J]. J Psychopathol Behav Assess, 2014, 37: 122-133.
[11] Yin W, Brooke L, Ying S, et al. Accuracy of the Hospital Anxiety and Depression Scale Depression subscale (HADS-D) to screen for major depression: systematic review and individual participant data meta-analysis[J]. BMJ, 2021, 373: n972.
[12] Gnanavel S, Robert RS.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Fifth Edition, and the Impact of Events Scale-Revised[J]. Chest, 2013, 144: 1974.
[13] 徐子尧,黄亚玲,朱光强,等. 中国青少年抑郁症患者非自杀性自伤行为发生率的Meta分析[J]. 四川精神卫生, 2022, 35: 331-336.
[14] 向均怡,金柳荫,钱红,等. 人际关系对青少年抑郁症患者非自杀性自伤行为的影响[J]. 神经损伤与功能重建, 2022, 17: 444-448.
[15] 冯玉. 国外有关自我伤害功能模型的研究述评[J]. 医学与哲学(人文社会医学版), 2007, 28: 60-61.
[16] Lang J, Yao Y. Prevalence of nonsuicidal self-injury in chinese middle school and high school students A meta-analysis[J]. Medicine, 2018, 97: e12916
[17] 陈芸莉,严万森. 高中生非自杀性自伤行为与家庭和校园氛围及自我控制系统的关系[J].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 2022, 30: 950-955.
[18] 郭霜霜,焦婷,马颖,等. 青少年非自杀性自伤行为的家庭影响因素分析[J]. 中国学校卫生, 2022, 43: 768-771.
[19] Liu C, Munakata T, Fujiyama H, et al. Mental health and psychosocial factors with single-child high school students in an urban city of China[J]. Nihon Koshu Eisei Zasshi, 2003, 50: 15-26.
[20] 石云鹏,刘伟方. 父母教养方式与非自杀性自伤行为的关系:心理病理症状的中介作用[J]. 心理月刊, 2020, 15: 16-18.
[21] 李佳依,丁菀,孙赵星,等. 父母教养投入与儿童孤独感:自尊与同伴依恋的中介作用[J].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21, 29: 842-845.
[22] Gandhi A, Luyckx K, Molenberghs G, et al. Maternal and peer attachment, identity formation, and non-suicidal self-injury: a longitudinal mediation study[J]. Child Adolesc Psychiatry Ment Health, 2019, 13: 1-11.
[23] Gandhi A, Claes L, Bosmans G, et al. Non-Suicidal Self-Injury and Adolescents Attachment with Peers and Mother: The Mediating Role of Identity Synthesis and Confusion[J]. J Child Fam Stud, 2016, 25: 1735-1745.

(本文编辑:王晶)

(上接第135页)

[18] 褚晓伟,范翠英. 网络欺负量表修订版在中国初中生群体中的修订及信效度检验[J].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7, 25: 1031-1034.
[19] 方晓义,袁晓娇,胡伟,等. 中国大学生心理健康筛查量表的编制[J]. 心理与行为研究, 2018, 16: 111-118.
[20] 易晓明,定险峰,薛璟,等. 《中国大学生心理健康筛查量表》测量结果解释的优化[J].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21, 29: 962-966.
[21] Singh P, Bussey K. The development of a Peer Aggression Coping Self - Efficacy Scale for Adolescents[J]. British Journal of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2011, 27: 971-992.
[22] 王力,陆一萍,李中权. 情绪调节量表在青少年人群中的试用[J].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07, 15: 236-238.
[23] 周浩,龙立荣. 共同方法偏差的统计检验与控制方法[J]. 心理科学进展, 2004, 12: 942-950.
[24] Zhou Z, Tang H, Tian Y, et al. Cyberbullying and its risk factors among Chinese high school students[J]. School Psychol Int, 2013, 34: 630-647.
[25] 石绪亮,朱亚,张耀倩,等. 大学生网络受欺凌经历与自杀行为的关系:睡眠障碍与抑郁症状的链式中介作用[J].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20, 28: 1125-1129.
[26] Lambe LJ, Della CV, Hong IK, et al. Standing up to bullying: A social ecological review of peer defending in offline and online contexts[J]. Aggression and violent behavior, 2019, 45: 51-74.
[27] Jenaro C, Flores N, Frias CP. Anxiety and depression in cyberbullied college students: A retrospective study[J]. J Interpers

Violence, 2021, 36: 579-602.
[28] Wang W, Xie X, Wang X, et al. Cyberbullying and depression among Chinese college students: A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 of social anxiety and neuroticism[J]. J Affect Disord, 2019, 256: 54-61.
[29] Doane AN, Boothe LG, Pearson MR, et al. Risky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 behaviors and cyberbullying victimization: An application of Protection Motivation Theory[J].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2016, 60: 508-513.
[30] Sheanoda V, Bussey K. Victims of cyberbullying: An examination of social cognitive processes associated with cyberbullying victimization[J]. J School Violence, 2021: 1-14.
[31] Özdemir EZ, Bektaş M. The effects of self-efficacy and locus of control on cyberbully/victim status in adolescents[J]. J Pediatr Nursing, 2021, 61: e15-e21.
[32] 高申春. 自我效能理论评述[J]. 心理发展与教育, 2000, 16: 60-63.
[33] 姚海娟,王琦,李兆卿. 情绪调节中的认知重评创造力[J]. 心理科学进展, 2022, 30: 601-612.
[34] Zhou Z, Tang H, Tian Y, et al. Cyberbullying and its risk factors among Chinese high school students[J]. School Psychol Int, 2013, 34: 630-647.
[35] Mikolajczak M, Luminet O. Trait emotional intelligence and the cognitive appraisal of stressful events: An exploratory study[J]. Personal Individ Differ, 2008, 44: 445-453.

(本文编辑:王晶)